

推倒再来 重构希望

——读《文化洗牌与文学重建：英国当代先锋小说的后现代性》

■梅进文

关于西方当代先锋小说的样貌，恐怕在大多数普通读者心中仍然是模糊不清的，除了知道它有反传统的一面。即便是一些专家说起它来，总也离不开利奥塔、德里达、福科、琳达·哈琴、杰姆逊等人说了什么，或者言及它的拼贴、戏仿、碎片化的特征，终不过是拾人牙慧。国内对于西方当代先锋文化有深入研究、独到见解的人似乎并不多，肖锦龙先生算是其中之一，他的新作《文化洗牌与文学重建：英国当代先锋小说的后现代性》就是专门来描绘先锋小说面相的。

在考察了西方大师们关于当代小说的诸多论述后，肖先生发现他们可能有一个通病，那就是理论先行，以偏概全。无论是利奥塔、德里达还是杰姆逊等人，对于先锋文学特征的论说，总有一种让人如坐云端、似是而非之感。肖锦龙先生决定反其道而行之，避免大而无边的问题，因而缩小了研究对象的范围，从具体的文本出发来考证其性质特点。他以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末的英国先锋小说为考察对象，在广泛而深入研读的基础上进行甄别筛选，最后将重点放在了具有代表性的莱辛的《金色笔记》、福尔斯的《法国中尉的女人》、鲁西迪的《午夜之子》、里斯的《茫茫藻海》等九部小说上。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文化洗牌与文学重建：英国当代先锋小说的后现代性》这本书就是对于这几部先锋小说的解读剖析。这种细致实证、一斑窥豹

式的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仿佛更能令人信服。

正如书中提到的，英国当代先锋小说从总体上而言颠覆了传统的文学。其一是在思想层面上，英国当代先锋小说基本上否定了西方人传统的认知体系，重构了一套新的价值理念。这些又具体表现在对于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上，比如人性、历史、民族等概念，西方传统文学里透露出来的一种意识是将这些观念本质化、固化，没有看清它们的人为建构性特质，说到底是一种逻辑中心主义作祟的结果。而在英国当代先锋小说里要展示的却是种种别样的观念。如莱辛的《金色笔记》，通过讲述安娜、索尔、汤姆等人的故事，指出了那种历史主义和弗洛伊德式的本质主义人性观都存在认识上的偏颇，人性具有不确定性，是无限丰富多样的，我们的每一种界说都可能只触及了它某一个面相，从根本上而言，人性是不可界说的。而小说《茫茫藻海》则是对经典名著《简爱》的戏仿。肖先生指出作家里斯属于最早的那批看出在传统英国小说中弥漫着一种帝国意识，这是一种典



《文化洗牌与文学重建》 肖锦龙著 人民出版社出版

型的“东方主义”思维，那批经典作家完全忽略了被他们民族殖民、压迫的民族的感受，以自我为中心，任意言说歪曲他者。《茫茫藻海》里主人公克里奥耳人安托瓦内特正是《简爱》里被男主人公罗切斯特关在阁楼上的他的妻子——疯女人伯莎没改名前的姓名，不过在《茫茫藻海》里安托瓦内特完全是一个单纯、善良、天真，对爱情充满了无限期待的少女，她后来从疯狂走向死亡的悲剧命运完全是由于罗切

斯特的欺骗、背叛、暴虐所致。这种叙事充分揭露了所谓民族性的建构性特征，作为大不列颠人的勃朗特和作为克里奥耳人的里斯在描述克里奥耳人的民族性的问题上呈现出迥然不同的态度。巴恩斯的《10½章世界史》则截取了不同时期人类发生的几组故事来说明西方那种根深蒂固的树形历史模式的荒谬性。在第一章关于诺亚方舟的故事里，通过一只偷渡客木蠹虫的视角来揭露人类先祖按照“洁净的和不清净的”个人喜好对动物进行高低优劣的分类界定的错误思想，这也为后来人类形成的顽固的对事物进行等级划分、乱贴标签、清除异己的思维模型奠定了基础。这种树形的思维注定将西方拖进无穷的黑暗和灾难里，要摆脱它必须学习东方的那种块茎形文化模式，它是一种反本质、反二元对立、反排他性、承认且尊重事物的多元、多样态、平等共生性的文化。

其二，英国当代先锋小说在形式上的创新也是根本性的。首先表现在创作理念上，英国当代先锋小说不再以外部现实或者精神现实为摹写对象，而是以构造这些现实的话语或者说是文化符

号为对象进行拆解和重构。一些理论家将它们称之为“元历史小说”“元小说”，琳达·哈琴则将其命名为“历史编撰元小说”。虽说这些称谓不能完全概括英国当代先锋小说的面貌，但也能反映一部分现实。这种取向是和那个重申西方文化传统、反思人类文明进程的大时代合拍的，它折射出当代知识精英们企图推倒一切不合理的存在，重新为西方谋求出路的焦灼心理。如福尔斯的《法国中尉的女人》其实就是对名著《包法利夫人》的仿写，前面提到的《茫茫藻海》同样是以已有的话语为对象进行故事的编排。其次在叙事方式上，英国当代先锋小说也打破以往单一、同一叙事的观念，出现了“多声部”叙事、悖论叙事。如《金色笔记》就是写实性与表现性叙事的完美结合，组成整个小说的几个部分既可以单独成篇，但同时又相互联系；《法国中尉的女人》里则出现了新旧两种话语，书写与评论同时进行，真实与虚构并行不悖的状况，这在传统文学里是不可能见到的。

通过对具体小说的解读，同时联系时代文化背景进行深入思考而得出一些令人折服的结论，大概是本书写作的最大特点了。同时，肖先生觉得这些结论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拿来检验其他的先锋小说。我们对于西方先锋文化的梳理还远远不够，需要更多的专家学者投入其中，因为这项事业对于我们把握未来西方文化的发展是大有裨益的。

上海这座城，由人的经历砌成

——读沈轶伦《如果上海的墙会说话》

■吴越

我向来知道沈轶伦具备让受访者安心托出心底衷曲的特殊气场。两年多来，沈轶伦在《解放日报》上开设的栏目“知沪”给我多次震撼，这些深埋的故事、画面、记忆碎片，裹挟着秘密的气息，发出心脏跳动的声音。每一篇于话语秘境中显象而出的局部上海，都脱离了我们惯常的想象。现在，它们结集成了这一本《如果上海的墙会说话》。

2015年2月23日，我和沈轶伦第一次聊天。有这么清晰的记忆，是因为那天的微信对话我一直没有删。不过，我们认识的方式却相当古典，我是主动求友的一方。当我越来越多地在朋友圈里读到“依时”这个公号的文章，屡次被她笔下的城、人、事所打动，更欣赏她那份对上海既迷恋又客观、既老成又纯真的心境，便忍不住给她的公号留言了。她的回应也来得很快。我们几乎是迅速交换了大量基本情况，发现若干小块的交集——我们同龄；我们当时分属上海两家主流报纸；我们的父辈有一些相近的经历；我们都对作为手工业的非虚构写作抱有一些希冀与热情。区别是，她的专注、扎实和勤勉令我望尘莫及。

大报记者经常要东奔西跑，我曾问过她都是在什么时间写作，回答是每周六保洁阿姨来她家清扫时的三小时——犹如一场限时竞赛，“依时”公号上那些迷人、深邃、富于历史气息的文章，都是在搓抹布的水流声、清洁剂的擦拭中一口气完成的。

应该这么说：在每周那三个小时的写作之前，沈轶伦已经思考、推演了许久。之前作为时政记者的她有机会见到许多“各界名人”，采访聊开去，总有不少意外动人的“边角料”，换作别人，或引为谈资或扭头便忘，而她则深藏于心，像童话《小皮匠》中那两个在半夜飞来穿针引线的小仙子，又像一个擅于别出心裁的珠宝商，揣想着为这些故事寻找最合适的体裁篇幅与镶嵌方式，使它们成为自己庞大写作计划中坚硬而璀璨的构成。

一般说来，媒体人左手美文右手新闻，都能写几笔，也都有很不错的见闻与素材，但媒体人的写作要向更高标的文学作品迈进殊为不易，行业的优势甚至会成为拖累。沈轶伦从一开始就抛却了报纸写作陈旧的范式与俗常的表达，她伸展极限，意图雕刻不朽，在冰山涌动中瞄准并且心无旁骛。

现在想起来，我和她认识的时候，恰好在变局的前夕。彼时，由于多种原因，国内传媒行业经历了行业报、都市报的盛极而衰，许多以深度报道闻名的媒体人出走；即使是在以往来说人员十分稳定的体制内“大报”里，也开始出现年轻人才待不长的迹象。与此同时，纸媒主动App化，以深度、广度和专业度抢回人们手机里的失地，比以往更需要守正出新的表达。沈轶伦的才华浮出水面，恰逢其时。当“依时”公号里精妙的人文地理故事累积到了几

十篇（如今已上百），她获得了操盘每周一整个报纸版面的机会。

“2015年3月，我在《解放日报》开始负责一个新栏目，起初叫‘地理’后来改为‘知沪’（在上海观察App上的栏目名字是‘海上记忆’）……”在《如果上海的墙会说话》序中，她写道：“人在城市空间内的行动与记忆，构成了立体的城市文化与历史。因此在酝酿栏目伊始我就定下了‘一人’+‘一地’的模式——采访一位上海知名人士，让他或她讲述上海对其而言最有意义的地方，再将这段个人史，放在城市发展的背景中娓娓道来。”

她写童年的赵丽宏置身于河流的诱惑中，经过四川路桥时，少年会换成仰泳，能看见上海邮政大楼绿色楼顶那一组希腊神话人物青铜雕像。“能看清这些雕像的脸，深邃面庞神秘安静地俯瞰人间，他总觉得那眼神里含着期待也藏着哀怨。”她写画家戴敦邦儿时所居的南文德里是一条“无名气的小弄堂”，却可翻墙进入刘海粟创办的美专校舍，看见遍地各种洋人石膏像而瞠目结舌，又可在弄堂口的棺材铺里迷恋观看绘画师傅“用金漆在棺材上描绘出各种图案”，连校门口为逝者画肖像的铺子也成为他整天出没之所。那呼之欲出、生气勃勃的民间！

我现在有些明白，为什么沈轶伦坚定地用《如果上海的墙会说话》这个书名。城市是墙的迷宫和海洋，上海的无数道墙就



《如果上海的墙会说话》 沈轶伦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是上海城市历史最广泛、最丰富也是最沉默的见证者，读这本书中50位各界名人记忆深处的上海，你不能不承认，上海确实就是这样一种异数：它从头到脚，从内到外，都流淌着不同来源的文化风尚，它的墙缝里夹藏着各个时代层垒下的暗语与传说；它大开大阖，日新月异，时髦，并且定义了时髦——“时髦不是人云亦云，流行什么穿什么的，那都是大路货，时髦就是要别具一格”（沈轶伦采访关紫兰女儿梁雅雯时得到的语录），可同时，又从水泥地和柏油路面下稀薄的泥土里生出彷徨乡愁，从俯瞰街市与河流的半空中投下“含着期待也藏着哀怨”的眼神。沈轶伦让这座城市不断地翻新，又不断地合理。

如果上海的墙会说话，它们也许会表扬一句：这个妹妹写得不错。我期盼沈轶伦在“依时”公号上写的上百篇人物故事也能尽快结集成书，让人们看到一个独具个性的上海新作家。